



拜访民间老人韦明交

执笔:张宗臣 卢致明 张宗相



采访人员与韦明交(前右一)一家人合影

2018年8月25日,是星期六,这天的天气很好,很适合出游。我们原计划是前往柳州,利用周末这两天与《漫步》文学顾问甘应鑫同志会个面,聊点《漫步》,聊点人生。后来,应鑫来了电话,他说周六公司要开展活动,不能前往与我们会面,以后再约时间。既然如此,我们商量,去八腊乡什里村巴逢屯,采访一位民间老人韦明交。

与韦凤萍(韦明交孙女)取得了联系,说她爷爷在家,爸妈也在家,我们决定启程,去巴逢走一趟。从县城到什里,我们走的是龙滩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后面的那条水泥山路,一路的青山绿水,养眼养心。

我们之所以想去采访韦明交老人,源于漫步成员韦凤萍的一篇文章——《爷爷的故事》。这篇文章,讲述了她爷爷年轻时上山遇老虎并与老虎搏斗的悲壮故事。这故事让我们对她爷爷产生了好奇,历史上与老虎搏斗并能战胜老虎的人少有,我们想亲自听一听老人讲述,并对老人做一个简要的采访,暂时把采访资料当作史料来保存。

其实,读了韦凤萍的文章后,我们查找了很多资料,知道老虎作为一级保护动物,有九个亚种,巴厘虎、爪哇虎、里海虎、马来虎、苏门答腊虎、印支虎、孟加拉虎、华南虎、东北虎,其中,巴厘虎、爪哇虎、里海虎,已经在上个世纪70年代灭绝了。而其他虎种,都濒临灭绝边缘,特别是野生华南虎,据考证,目前大约有20只左右。

天峨县在解放前,地广人稀,山高林密,各种野生动物数量庞大,构成了华南虎的丰富的食物链。那时,天峨到底有多少老虎,官方没有统计数据,但《天峨县志》记载了这样一段轶事:

民国年间,吴老富父子住在红水河新街滩畔的深山老林里。此地尽管偏僻,乃是县城通往六排、甲板、牙林等乡的主要

通道。一年夏天,吴老富的父亲看到河对岸一只黄斑老虎追赶一头野猪过河,便把这头野猪猎回家。当晚吴老富上山守野猪,在野猪棚熟睡正浓,突然恶梦大作,感觉有一彪形大汉拱他身子叫嚷要他还猪。老者醒来,联想到白天猎得虎所赶的野猪之事,想到莫不是神虎追我还猪?吓得老者浑身冷汗直冒,赶忙跑回家中将梦告诉家人。家人找两个同寨青年陪伴老者连夜上山继续守野猪。可是没等青年醒来,老者已被黄斑虎扛至河滩撕得遍体鳞伤。待众人赶到,老者的内脏已被老虎掏出体外,弄得血肉不清。当人们把尸体抬回寨中处理后事时,老虎在寨前寨后巡来巡去,呼啸连天。当老者下葬之后,此虎又爬开坟墓翻尸。

在此县志中,最后提到发现老虎是在1973年,此后,再无人发现老虎。

韦明交与虎搏斗事件,发生在民国时期。那个时候,布柳河畔的巴逢寨只有四五户人家,山高林密,原始森林茂盛,各种野生动物如野猪、豺狼、狗熊、黄鹿、金钱豹、野牛、野狗、黄狸、九节狸、猩猩、黄猿、獐子、野山羊、园刺毫猪、果子狸、水獭、旱獭、懒猴、香猫、黄猴等经常出没,丰富的食物为老虎的生存、繁衍提供了便利的条件。

从什里到巴逢的山路,还没有硬化,全是泥巴路,这给车辆的行走,带来了很多的不便。好在有山路两旁迥异的风景,带给了我们新鲜感。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颠簸,十二点多钟到了韦凤萍家。她母亲正在门外打扫卫生,看见我们,估计是来采访的老师,于是叫韦凤萍出来,一起迎接我们。她父亲在为我们做饭,见我们到了,从厨房出来,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。寒暄一会儿,一位老人从楼梯口缓慢走出来,我知道这便是我们要采访的老人韦明交。韦明交老人,体型精瘦,精神饱满。这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,我们之前以为他是壮实身材。

韦凤萍的父亲告诉我们,老人今年九十四岁,出生于民国十三年(1924年),得了白内障,视力模糊,曾到河池民族医院检查,但由于体质原因,不能做手术。近年来老人的听力也明显下降,旁人要说很大声才能听到。不过,后来老人在向我们讲述故事时,他的声音却还很洪亮,西南官

话(桂柳话)说得很好,也很流畅。他娓娓地向我们讲述他与老虎搏斗的故事,讲到惊险处,情不自禁地伸出双手或双脚,老虎抓了他的脸,抓了他的肩,他是如何用手和脚来推开老虎、保护自己的,给我们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。

在老人的讲述中,我们了解了打虎的整个过程。

民国三十五年正月二十九,韦明交与村里三个年轻人去查看他们安放的铁猫。此时,距铁猫安放已经过了三天。他们心中也没有底,不知道有没有夹到野兽。到达安放地,他们看到铁猫已经不在原地了,便顺着血迹去查找,最终,他们站在山坡坡顶,发现脚下一个石坎上,铁猫夹着一只斑斓大虎的前右脚。这是一只公虎,扁担花,大约有200多斤。它所在的这个石坎是一个约一米见方的平台,上是陡壁,下是陡壁,它欲上不能,欲下不敢。老虎看到有人来了,发出尖锐的长啸声。

没有见过老虎的韦明交想进一步看个究竟,不料脚一滑,整个身子顺着光滑的石板溜了下去,正好滑到了老虎的面前。韦明交还来不及多想,饥饿的老虎立即扑了过来,张开血盆大口,咬了韦明交的左肩一口,顿时,左肩便留下了四个牙齿印,随后,老虎又咬了他的右臂,连续咬了三口,顿时,手臂上感到一阵麻。韦明交忍着疼痛,抬起右胳膊,使劲顶住老虎的下颚,老虎的嘴巴无法咬到韦明交的颈



和头。老虎气急败坏,又抬起左前爪,抓在韦明交的脸上,顿时,四个鲜红的血印出现在脸上。韦明交伸手右手,紧紧扣住了老虎的眼睛,想把老虎的眼睛挖出来,可是,它的眼睛软绵绵的,根本抠不出来。说时迟那时快,韦明交突然抬起一脚,用力踢向老虎的肚子,老虎猝不及防,仰面倒了下去,顺着山坡滚到坡底,奄奄一息。

之前,他的三个同伴见到老虎,爬上了一棵大树,三个同伴紧紧抱着树枝,眼睁睁看着他与老虎进行生死搏斗,他们因害怕而整个身子颤抖,颤抖得整棵树都摇摆起来。现在,看到老虎滚到坡底,他们跑下去,不断用石头丢向老虎,慢慢地石头越堆越多最后将老虎整个身子掩盖起来,他们以老虎死了,就慢慢地靠近老虎,谁知他们靠近老虎时,也许是老虎闻到了人的气味还听到了人的脚步声,突然老虎身子一拱,从石头堆里站了起来,吓得那三个人魂飞魄散。幸好铁猫还夹住老虎的脚,并被石头绊住,他们三人才躲过一劫。他们发现老虎被铁猫绊在石头堆里,难以

对人发起攻击,便从旁边找来粗木棍对着老虎就是一顿乱棍侍候,直至把老虎打到没有出气为止。

韦明交瘫坐在地上,大口大口地喘气,看着同伴把老虎打死,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刚才的惊险一幕。

打死老虎后,他们三人倒上来,查看韦明交的伤势,因为身上穿着厚厚的棉衣,伤势不算很严重,倒是脸上,有四个深深的血印。随后三人叫来村民,把韦明交背回家,再把老虎抬回寨子。

晚上睡觉时,韦明交感觉肩膀、手臂疼痛,叫来乡村土医查看,乡村土医根据他的伤势,对症煎药,敷了一个月后,他的伤口才慢慢恢复。

当问及还遇到过老虎没有,韦明交说,第二年(1947年),他们安放的铁猫又夹到了一只母老虎,不过,发现它时,它没有被夹的三只脚的脚趾都磨断了,牙齿也脱光了,可能是老虎曾经做过强有力的挣扎,最终还是挣不出铁猫,饿死了。从那以后,巴逢再也没有谁看见老虎。

采访中,我们感受到,韦明交老人讲述的不仅仅是他打虎的故事,也是在讲述他的人生。

采访结束,我们查看了韦明交当年的受伤部位,因为年岁大,身上的皮肤都打皱,已经看不出受伤痕迹。毕竟,时间过去了72年,他的伤势早已被岁月磨平。

在大家对铁猫产生好奇的时候,韦凤萍的父亲从楼上下一个生锈的铁猫。铁猫直径大约有四公分长,重量约五斤,由生铁制成,中有齿状牙口。韦明交老人说,这个铁猫比那时夹老虎的铁猫小得多了,那个铁猫大,需要两个大人用杠子才能撬动。

现在,巴逢这个寨子已经没有人会使用铁猫了,那一页已经作为历史翻过去了。

收起采访本,我们共进午餐。菜不多,但都是农家特制好菜:白切土鸭,布柳河原生态鱼,酸笋炒猪大肠,自做的渣豆腐等,巴逢人用淳朴和热情招待着我们。

用过午餐,已经是下午了。我们参观了整个寨子,芙蓉的绿意把整个寨子包围,阳光从西面俯照过来,一块写着“龙滩自然保护区范围”的木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我们都知道,现在国家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措施越来越完善,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是越来越重视。而人们对于野生动物,也是越来越爱护。但愿随着时间的推移,巴逢能出现更多的珍稀动物。



韦明交老人介绍当年他使用过的铁猫